

缕缕书香

简平

那天，朋友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在网上买了我的一本电子书。我不知道自己的书居然还有电子版销售，于是，我上网去看了一下，那本可以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阅读的电子书，封面设计得还是比较宜人的，只是我却闻不到书香。

虽说新的阅读方式终将成为气象，不闻书香，也可以有别样新鲜的体验，但曾经闻过的书香，却是久久挥之不去的。对于我而言，许多的书因为它的气味让我记住了它，同时也记住了一截时光，一段故事，一个人。喜好闻书香，大概始于我上学念书时吧，每当新课本发下来时，我总会一次次地用手轻轻抚摸书封，一次次地嗅闻从书中发出来的气味，有时还会将脸庞紧紧地贴在书页上。所以，我可以闭起眼睛，凭着气味准确地说出这是我读过的几年级的书，甚至能清晰地分辨出这是语文书，还是数学书。

我们常说的“书香”，源自于灵香草。灵香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属报春花科，又名芸香草。宋代的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这样描写道：“古人藏书辟蠹用芸。芸，香草也，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。叶类豌豆，作小丛生，其叶极芬香，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。”为了防止蠹虫咬噬书籍，古人遂将芸香草置于书中。芸香草有一股清香之气，故而打开夹有芸香草的书时，也就香气袭人了。唐代著名的状元宰相常袞有诗云：“墨润水文茧，香销蠹字鱼。”后来，现代印刷术普及，书香又添了一层油墨之味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书香并不仅仅是芸香草的清香，也不仅仅是油墨的芬芳，当阅读已然成为一种生命状态时，那书中散发出来的就是生活的气味、人生的气息了。

一想到《明刊名山图版画集》，一股樟木香味就会在我鼻尖弥散开来。那本书是父亲1973年冬天的时候买的，他告诉我说，这书里的五十五幅版画，都是明代崇祯年间刊行的《天下名山胜概记》一书的插图，将传统的山水画镌刻到版画中，非常精美。那时的我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，没有去过什么地方，所以，我把这本书当成了宝贝，放在我们家的一只铁皮箱里。不知为什么，当我把书中的每一幅画都看完，相当于走了一遍黄山、雁荡山、衡山、九华山、嵩山、太行山时，突然间，我闻到了从书中发散出来的樟木香味，而且直到今天，只要说起樟木香，我便将之与这本书关联起来。有些事真的无法解释，我不明白这樟木香味从何而来，是因为版画中透出的木质感，还是那一座座灵山在我心里撒播的馥郁芳香？

那天，冬日晴好，阳光暖和我，我把被子晒在了窗台上，午后，收回来的时候，我蓦然嗅到一股仿佛熟悉的气味。兔耳花？三叶草？枸杞子？好像都不是。我连忙打开书橱，从里边抽出了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这时，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，这是棉花的味道。二十二岁那年我以言惹事，生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，心情非常压抑。早春的一天，我独自来到郊外，就是在那片棉花地里，我读完了这本给我带来许多勇气和力量的书。循着汲取了充盈阳光的棉花的味道，我再次捧起曾留下一抹馨香的自己喜爱的书，缕缕书香让我回忆起那些已经远逝的过去的时光和生活。

冬天的早晨

萨提

不知是梦，还是清晨的钟声，告诉我，天亮了。睁开眼睛，寒气袭来，推开窗子，大地一片银白，雪，在天空中纷纷飞舞，轻轻落在大地上。

我踏着白雪，走在大街上。骑自行车的人，小心翼翼，一脸谨慎的样子；出租车行驶在路上，速度很慢，车轮打滑，一会左一右着，像跳舞似的；行人穿着厚厚的棉衣，帽子、围巾、口罩，只剩炯炯有神的双眼露在外面，注视着脚下的路；小孩背着沉重的书包，在寒风中由老人搀着，向学校走去，继续昨天的学习；路边店员抖落店铺门上的冰块，搓搓冰冷的手，打开店门，开始一天的营业。生命无不是延续昨天的使命，向前进，奔向目标，完成自己的任务。

若是在郊外，空旷的

蛇肖形

徐庆华

作



我的文集近日出版。我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业余写作，60年来先后出版30多种著作。《江曾培文集》收入我大部分作品，共七卷，卷一为文艺评论，卷二为散文，卷三为出版论稿，卷四至卷七为杂文，计500余万字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文集出版召开了学者专家座谈会。

我在座谈会最后的发言中，除对大家的鼓励表示感谢外，我说，我虽然写了不少文章，但并没有多少富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。所以能多年坚持写作，值得肯定的，只是

我思故我在

江曾培

创造。他说，他的脑筋经常装着问题，由于不停地进行思索，往往会在不经意的触发中获得解决办法，就像阿基米德在澡堂中，从洗澡水的外溢中受到启发，发现了力学中的阿基米德定律，解决了困扰他的金冠含金量的测定问题。我深受启发。当时我在晚报任记者，接触大量社会现象，也学着去思索，脑筋里常带着一些问题。这样，除写新闻报道外，也开始用杂文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。由于脑筋的开动，一些本来视而不见的问题，也一成了杂文的材料，以致经常感到有话要说，“一吐为快”，有时甚至会出现“文思泉涌”之感。

勤于思索的习惯，一直延绵到退休以后。退休后的自由支配时间多了，近些年成了我写作的一个高峰期。然而，时间不饶人，我已进入耄耋之年。去年在编选文集时，我曾想待文集出版后就搁笔，优哉游哉，安度晚年。但是，现在看来，笔却搁不下来。不写作不仅没有让我优哉游哉，反而让我内心得不到安宁。我感到，限于体力精力的衰退，可以少写一点，但不能不写。

基于勤于思索已成习惯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，写作已成为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。即使在退休后，从养老生角度来讲，写作也有利于打发时间，充实生活。事实上，写作促进动脑思索，可防止老年痴呆症。陈昕先生在座谈会上说，“勤于写作成为江曾培先生长寿健康的重要因素”，是说得对的。

哲学上有“我在故我思”和“我思故我在”之争。在我看来，二者是辩证的关系。自然是“我在”才会有“我思”，但是，也正是“我思”，才有力地表示着“我在”。就我来说，倘若不“思”，也就不“在”了。

原野，一片雪景上定会留下你我的脚印，待到太阳升起，慢慢融化退去，直到露出大地自然的原形。

大街上有很多个脚印叠加在一起，分不清是谁的，在车轮的滚动后渐渐化成水，流入下水道……

在这钢筋水泥般的繁华城市，有人，有车，绿地上偶有鸟儿飞过，啄几口食，发出悦耳的歌声，不远处的钟声悠悠扬扬传入耳中……无不是在告诉我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早晨。

吃着火锅唱着歌，开着小车扛着猪，美哉，乐哉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家老哥正在夜赴金华采办“两头乌”的路上，想到明天一早，一片丰腴性感、粉白光洁的猪肉就将现身在我的惺忪睡眠前，垂涎欲滴是必须的了。

如此兴师动众异地采购，“两头乌”自然是今年我家年货的重头戏，不过，可不是唯一来自异地的年货——托这网络的福，地球成了个村，鼠标轻点，各地的美食可不就都“扑面而来”了，除了专程上门找相熟的农户买人家留给自个吃的散养猪，还有什么是需要自己亲自出马的。

大家都说，如今这年味儿，

越过越淡，其中也就包含了这年食越吃越缺少了儿时那种满心期待的幸福感。犹记得，儿时临近过年，家里总是大包小包地搬进各种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，想要伸手去抓一把，得到的却只是大人的一记手心：“好你个馋猫，让你再偷吃！”直到除夕那晚，才是揭开盖头的隆重一刻。哇哦，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脯丸子、馅炸丸子、豆腐丸子、余丸子……光是看着便目不暇接，活脱脱一出全丸宴啊！

不过，即使如今这天天都能吃上鸡鸭鱼肉、冷热酸甜，这年货，还是喜滋滋要置办的，至于怎么办，简单，网上办呗！

买水果，上专门负责新鲜直送的水果网站；买零食，上超市大卖场的网站订货上门；买粮油，有国有名优企业的直销网站；如果实在是眼花缭乱无从下手，某店的主页上还有年货专

网上办货，“光盘”享年

宁远

题，分门别类地把全国各地的特产一网打尽，按图索骥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买不到的。

老妈要吊高汤，雀屏中选的有金华火腿、宣威火腿、如皋火腿，想“开洋荤”，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风干火腿；老爸请客要买海鲜撑台面，看中大连海

2013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，据说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选送佳片参赛，获最终提名的5部中，除了智利的《否》，我看过4部，它们是：奥地利的《爱》、丹麦的《皇室风流史》、挪威的《孤筏重洋》和加拿大的《战地巫师》，另外看了初选入围的瑞士《山上的孩子》、意大利选送的《恺撒必须死》和德国的《芭芭拉》，多姿多彩的世界电影，在我面前一展现。

迈克尔·哈内克的《爱》，是一部关于爱、生命和死亡的电影：安妮和乔治斯年过80，相依相伴，安妮突然中风偏瘫，生命渐渐枯萎，死亡就要来临……看这部电影，很容易让我想起德国的《夏然而止》，那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电影，只不过主角是一个患脑瘤的中年人。为什么老年人的死会比中年人的死更具震撼力呢？这缘于哈内克的表现方式，《爱》不是一部激烈的电影，它节奏缓慢、叙事从容，甚至过于安静，前半部分，当安妮生活还能自理时，他们读报纸、听音乐、谈电影、说星座……但这种平淡的外表下，还隐藏着一种紧张，当安妮卧床不起、意识模糊、语无伦次、疼痛难耐，这种紧张就显现出来了，乔治斯解雇护工、责备女儿不期而至，甚至在安妮不肯吃东西时，扇了她耳光，面对不可逆转的死亡结果，乔治斯有什么办法呢？他在用枕头闷死安妮前，还柔情地抚摸着她的手，讲着小时候的故事：夏令营、古堡、森林、小湖、溪水……所以，他最后的举动，有很突然的一面，这是引起我们震撼的地方，但又有很自然的一面，乔治斯杀死安妮，是在维护安妮的尊严，解除安妮的痛苦，或者说，也是乔治斯“爱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，只是这种“爱”要遭受道德叩问，引起争议罢了。

如果说，《爱》以极端方式表现爱的话，《皇室风流史》就是讲述宫廷的禁忌之爱：王后与国王的私人医生私通，最后王后被流放德国，医生上了断头台。事实上，这部取自18世纪丹麦历史的事件，把这段爱，放到了一个启蒙时代的大背景

林、吕纪画中的鸟、树、石的画法归纳起一一画过。“把中国画当机器部件一件件拆开，‘零部件’都画过，再运用到创作中”。

马海峰本是画花鸟的，年轻时又在青年美展上获了奖，在张培成先生的招募下参加了高研班，又喜得在萧

灵逸宽宏画花鸟

卢金德

海春先生的山水班系统地学习。真的，当代创作花鸟的语境就是与前辈不同，花鸟要展现开来，其中的笔法与传承就得借鉴山水画。而马海峰有心得，“花草本是长在山水边的”，这种野芳与宫廷的富贵之花相比更符合现代花鸟画的创作观念，用专业话讲，语境改变画风，这样就踩在了当代画家的创作意识上。马海峰的画在全国大展上时有人选，这次又入选了在家门口举办的“2012全国中国画大展”，画挂在中华艺术宫，燕舞飞花，灵逸宽宏。

图为马海峰作品《棉花地》

下展开，革新与守旧、自由与专制、阴谋与爱情，呈现的意义就不一般了。电影古典传统，画面精致，美丽的王后、疯癫的国王、深情的医生，爱恨交织，生离死别，能得到青睐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和《皇室风流史》一样，《孤筏重洋》也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只不过它表现的是现代内容：1947年，一位科学家和探险家，深信波利尼西亚祖先来自南美的秘鲁，他和其他5个成员，乘坐木筏，历经与风浪、鲨鱼搏斗，在航行101天后，终于完成了这次壮举。

相信科学、忠于信念、矢志不渝、勇敢顽强，这大概是这部电影所传递的最令人激动的信息了。《战地巫师》和《南方的野兽》有点相似，也是一个黑人女孩，也有自我旁白，也是手持摄影，也有一点超现实：反叛军令女孩杀死自己的父母，后被绑架；她和相爱的男孩逃走，男孩被杀；她怀上了婴儿，一定要回到故乡……非洲丛林、大山、屋舍，战斗前的占卜、树上流出的魔力乳液、游走的灵魂，残酷的战争、险恶的环境，女孩最终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？

其余几部，像《山上的孩子》，背景是瑞士雪山，构筑山上山下两个世界，模糊姐姐母亲两个角色，美丽的雪景，痛苦的情感，反差是那么大；《恺撒必须死》，半纪录片，通过生活中重罪犯排演莎士比亚戏剧，来体现莎剧的精神。但恺撒终会死去，戏剧终会落幕，真正的罪犯，他们经过演戏、经过艺术洗礼，会重生吗？看完电影，我们的注意力反而转到了电影外。《芭芭拉》，描绘的是德国统一前的生活图景，想逃亡西德的东德女医生，为了爱情，放弃了自由。冷峻的题材，却用温暖的色调来衬托，红砖瓦、红走廊、橘红的街、昏黄的外景，这一切让人相信：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和谐，一定会取代互相监视、猜疑和不信任。



辈子的老人家尝尝鲜、开开荤。

说来说去，咱家这年货似乎全跟一张嘴有关系。可不是，今年提倡勤俭节约，咱家一不买一堆华而不实的服装鞋帽堆满壁橱，二不燃放一堆烟花爆竹转眼成空还加重PM2.5负累，唯有这网购搜罗来的全球美食，是人生第一不可辜负的乐趣，只要不沾燕参鲍翅，不堆盘砌碟铺张浪费，便能过一个低碳环保妙趣横生的“光盘”中国年。当然，要置办年货还得趁早哦，否则，快递员回家过年了，你的包裹就得在人家的仓库里沉睡一年方能苏醒啦。

十日谈

办年货

明日请看《一锅香到来年春》。

